

传奇纪实

中南大学图书馆



000006077

黑牢洋囚

东方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东方明

传奇系列

目 录

1936，北平监狱美国囚犯命案1

深夜，天坛发生了一起美国人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恶性案件……朱将军听说女儿被强奸，怒火中烧，怀揣手枪，驾车四下寻找那个美国恶棍……姑娘举起望远镜只一看，一双手便颤抖起来：“对！就是他！！”……朱将军从信封中抽出一张纸，定睛一看，是宋子文写的一纸手令！……张学良说：“此事我一定要法院给你一个公道！”……格瑞第一天押解监狱，就被打得头破血流……洋囚犯看中了女护士，竟要求狱卒“玉成”此事……北平监狱爆出特大新闻：美国囚犯狱中殒命！……美国朝野震惊，专门派员赴北平调查……

黄金荣、杜月笙策划的洋囚越狱事件37

小县城来了一个德国佬，引起了全城轰动……妓女“素牡丹”拒绝向洋人提供性服务……侦缉人员跟踪数日，终于抓住了甘纳斯的间谍证据……本来甘纳斯可以顺利越

狱了，但是，也许是命运注定要他多尝一些铁窗滋味，这件事竟然没有付诸实施……日本特务机关下令：立刻把一支手枪、二十发子弹秘密送进看守所……杜月笙出了个主意：“那甘纳斯既然是做染料生意的，我们可以跟他合作嘛！”……黄金荣寻思：把那个吃牢饭的德国佬解决掉，那不就是敲山震虎吗？……一个青年女子突然来到看守所，甘纳斯死里逃生，留得一命……甘纳斯被黄金荣、杜月笙营救出狱的当天就失踪了，气得两个大亨破口大骂……

惊动蒋介石的狱中绑架案 77

蒋介石说：“这样的奇女子，我们应当加以保护！”……蒋介石亲自做媒，把她嫁给了国军中将……看守所长的介绍引起了夫人们的好奇心，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见见这个外国囚犯……安德烈伸出长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中将夫人的脖颈挟住——狱中绑架案发生了！……这个俄国犯人早就是杀人大盗，斯大林亲自下达通缉令要逮捕他哩！……蒋介石大怒：“这不单单是伤不伤人的事情，还关系到国家司法部门的体面！”……根据绑架者的命令，宪兵头目不得不把武器解下交给他……安德烈把汽车开到距叫花子五米处时，叫花子手里像变戏法似地出现了一支手枪……

洋女谍古城越狱案 111

风雨交加之夜，看守所的屋顶上出现了一个长发飘飘的黑影……杨虎城将军下令：监视！她有动作就给我逮捕！……门突然推开了，一道手电光倏地照射过来，正准

准地照射在这对一丝不挂的男女身上……一副担架把日本女特工抬上了法庭……她像狼那样残忍，竟然忍受着巨大的疼痛，把自己身上的伤口掰开！……典狱长和洋女囚就在沙发上行那苟且之事……杨虎城闻讯倒也干脆，下了一纸手令：绑赴刑场处决！……

痴情女扒手和外国囚犯的特殊情结……………143

宋霭龄听说孔二小姐不告而别去了广州，吓得浑身一震，大惊失色：“糟糕！她这是入虎穴啊！”……孔二小姐绝对没有想到，就这么一靠之间，她挎包里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了……女扒手海琢珠对逮捕她的刑警说：“如果不是故意成全你，你即使费吃奶的力气也抓不住我！”……海琢珠在法庭上对着被判重刑的江洋大盗大叫：“我将到监狱去陪伴你！”……女狱卒醒来大惊：贴住她身子的，竟是一条红、白、黑斑纹的大蛇！……中国女警和外国男囚在监狱里通奸，那也算得上是中国监狱史上的一桩奇闻……她从枕头底下取出一根磨尖了的竹签，对准自己肘弯处的动脉血管，用力扎了进去……

盗窃宋子文座车的英国佬……………177

就那么一眨眼间，宋子文的那辆高级轿车已经无影无踪了……宋美龄大发雷霆：“他是外国人又怎么样？他敢对一个政府要员如此，就是藐视我们国家，这是不允许的！”……戴笠让副官给监狱打电话：“霍德姆是朋友，希望多加关照，不要难为他。”……霍德姆跟典狱长谈条件：修车可以，不过得把你的那个电风扇送到我的监房去……中统不等戴笠下手，立刻派特务把洋囚犯绑架了……

洋强奸犯黄浦江越狱记.....205

一个叫做洛费尔的法国人的犯罪，一度曾使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头痛不已.....她苏醒后，发现自己躺在课桌上，身上已被剥得一丝不挂.....刑警暗吃一惊：那家伙胆子这么大，竟然从容到可以抽着雪茄实施强奸！.....警方派出一名女刑警为诱饵，想引案犯上钩，哪知.....洛费尔判刑后，其当电影演员的妹妹立刻飞赴上海开展营救活动.....时间紧迫，必须在一周之内把他营救出狱.....这对法国兄妹配合默契，很快就解决了四名狱警，登上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法国邮轮.....

中央监狱日谍越狱案.....241

这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绝对没有料到：窃贼的出现，竟意味着他的生命行程行将结束了.....一份特急电报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阅之一惊：“啊！娘希匹！！”.....蒋介石一锤定音，法院便判处松本二郎重刑.....日本陆军省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开展营救活动.....伪造法律文书进行营救，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何应钦觉得此事不可思议，于是决定问一问司法院.....最高法院判处四名案犯死刑，立即执行.....

1936，北平监狱美国囚犯命案

1936年8月中旬，古城北平爆出一桩新闻：两个月前因强奸一位东北军将领的女儿的美国人格瑞在北平监狱突然莫名其妙地殒命！这起命案惊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朝野，美国政府在获悉消息的当天就电命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驻华大使馆专程派员前往北平调查该案……

——

1936年4月5日。北方的早春之夜犹然透着一股寒气，从关外刮来的大风吹得电线杆上的电线猛烈晃动，“呜呜”作响。

马路上行人稀少，路灯发着黯淡的光。人行道的一侧，行走着一个身穿中式紫色缎子对襟夹袄、外罩天青色风衣的年轻姑娘。她叫朱霓芝，21岁，北平中国农民银行的职员。霓芝的父亲是东北军的副军长，少将军衔，驻军

天津，家在北平。朱霓芝是家中的独生女儿，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像她这样的小姐，原本是不需要工作的，但她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新思想，认为妇女要求解放，首要的就是必须自食其力，因此在高中毕业后，就去了银行工作。

朱霓芝出身高贵，容貌端庄，自有许多人登门求亲。但她未遵父母之命，拒绝嫁给一个富商之子，而自己找了一个经常到银行来解款而结识的邮电局职员，两人已经恋爱了一年半，最近正在商议婚嫁大事。这天，朱霓芝是应一位已经结婚的女友之约，去她家察看新房摆设的。告辞后，她原想叫一辆三轮车或者人力车，但没如愿，于是索性就步行而返，反正路程不远，半小时就到家了。

但是，朱霓芝没有想到，她竟会在途中遭遇不测之祸——

朱霓芝走出三分之一路程时，听见后面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她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那是一辆蒙着草绿色帆布的小吉普车，车速较慢，开车的是一个外国人。正因为这一点，激起了朱霓芝作为一个年轻姑娘的好奇心，她驻步侧身，对那辆汽车、那个驾车人作好奇观望。小吉普在她旁边停了下来，那开车的外国人从车窗里探出脑袋，用英语跟朱霓芝打招呼：

“哈啰！小姐，晚安！”

朱霓芝会说英语，而且说得还很流利，当下就用英语还以问候。对方一听乐了：“呀，小姐，您的英语说得这么好，您去过美国？英国？”

朱霓芝摇头：“不，我哪个国家也没去过，我是在中国学的。”

对方翘起了大拇指：“了不起！小姐，您去哪里？是同路吗，好，请上车吧，我很乐意送您一程。”

在朱霓芝的21年生活经历中，由于父亲的身份和家庭环境，她所接触到的全是鲜花和微笑，甜言和蜜语，因此，在她的心目中，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因此这个世界的人也是友好的，更不要说代表高度文明的外国人了。她根本没有考虑过像她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上了一个陌生男子的汽车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于是，她就欣然接受了对方的邀请，拉开车门，坐到了驾驶座旁边的那个位置上。

吉普车启动了，那个外国男子一边开车，一边告诉朱霓芝：他叫格瑞，是来北平经商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的一位议员。然后，他就打听朱霓芝的情况。朱霓芝通常是不向外人说起自己父亲的，这也是她的“独立自主”观点的一个构成部分，现在在外国人面前那就更是这样了。于是就说自己在哪里工作，家住何处等等。朱霓芝已经好久没有说英语了，现在有这样一個跟美国人直接用英语对话的机会，感到非常开心，嘀嘀咕咕说了不少话。

正说得起劲，格瑞突然把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伸了过来，放到了朱霓芝的大腿上，并且隔着衣服连摸带捏起来！朱霓芝凭着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感觉不对头，马上提出要下车。

格瑞笑道：“下车还早呢，小姐，我要送您到家才让您下车呀。”

朱霓芝这时才发现走的路不对头，汽车已经换一个方向，朝着天坛那里开过去了。这下子她着急了，尖声嚷嚷道：“不行！你赶快停车，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格瑞加快了车速，同时把朱霓芝紧紧地搂住。朱霓芝奋力挣扎，想不顾一切地推开车门往下跳，但对方那只孔武有力的大手死死地扯住了她，使她无法挣扎。朱霓芝终于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自己，慌乱中叫道：

“混蛋！你敢图谋不轨？告诉你，我的父亲是将军！”

对方一怔：“什么？你的父亲是将军？现任将军吗？”

“对，他是军长！”

但这并未能够镇住对方，格瑞侧目瞥了一下鲜花似的朱霓芝，狞笑道：“哪怕你父亲是中国的总统，我也不怕！”

说话间，小吉普已经驶至天坛围墙的外侧，格瑞把汽车刹停后，将朱霓芝从车上拉下来。20世纪30年代时的天坛，一到晚上便是漆黑一片，空旷无人，一般行人都不敢从这里经过的。因此，任凭朱霓芝怎么叫嚷，也没人来解救她。

就这样，朱霓芝被美国商人格瑞强奸了。

二

案犯格瑞，37岁，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下级军官，10年前从军队退伍后，进入商界经商。由于有国会议员父亲的关系和影响，他的生意做得很顺手。三年前，格瑞带股投入了当时在美国颇有名气的商业财团“费里登贸易总公司”，成为一名控股经营者。

1936年初，“费里登贸易总公司”第224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开展对中国北方地区的贸易活动。公司总部随即决定在中国北平设立一个办事处，委派格瑞担任总代表。

1936年2月中旬，格瑞带着8名下属人员从美国来到北平，开始了前期工作。根据规定，在最初的一年内，办事处人员是不允许带家眷的，这样，格瑞就只好把太太留在美国。但是，以格瑞这样的年龄和体质，以及原先在美国时的那种放荡生活习性，要他过一年清心寡欲生活显然是颇难为他了。格瑞最初想到的是去妓院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一则他还不会说汉语，总不能带着个翻译去逛妓院，二则他怕沾染上性病，所以放弃了这一念头。接着，他又想索性在中国物色一个情妇，但这需要时间，因为找情妇不像找妓女那样有现成的地方的。这个方案还没付诸实施时，他在今晚破例驾车出来兜风途中无意间看见了如花似玉的朱霓芝，欲火难忍，就下手作案了。

格瑞作案后，原想把朱霓芝重新拉上汽车，带回住所去。但是，由于朱霓芝拼命挣扎，再说他的欲念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强烈了，因此也就罢休了。格瑞整理好自己的衣衫，吹了声口哨，跳上小吉普，发动引擎，绝尘而去。

被突如其来的横祸打击得痛不欲生的朱霓芝已经记不清是怎么回的家。反正当她踏进家门时，家中因为她这么晚了还不归，正议论纷纷，忧心忡忡。母亲见女儿一副魂不守舍、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样子，情知出了大事，马上搂住朱霓芝问是怎么一回事。朱霓芝再也忍受不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诉说了案件经过。

那天，朱霓芝的父亲正好从天津来北平公干，听说发生了这么一桩事情，不禁怒火中烧，二话不说，叫上两名卫士，三人各揣手枪，驾车出去寻找那个肇事的美国恶棍。

当晚，朱霓芝将军带着卫士驾车转遍了全北平，没有

找到格瑞的影踪，只得悻悻而归。回到家中，朱霓芝犹然哭泣不止。其母问将军此事怎么了结，将军沉思片刻，说：

“向警察局报案！”

“报案？一报案那不是把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了？今后女儿还有什么脸面活下去？”

将军叹了一口气道：“如果不报案，不把那个洋恶棍剪除，他肯定还会继续作恶。这样，北平就有更多的清白姑娘会遭到他的污辱。至于女儿的名誉，我想我们可以设法保全的，比如事后我们搬往天津去住。”

这样的家庭，当然是以男主人为主的。朱将军一锤定音之后，当即往北平警察局刑警大队打电话。当时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的正大队长缺职，该大队由副大队长钟震先当家。巧的是，这钟震先正是朱将军的老部下，当年朱将军在东北吉林当团长时，钟震先是该团的排长。后来张学良将军从东北军中选拔一批年轻有为的军人送往国外去留学，钟震先有幸被选中，去英国学习警务，回国后就到了北平警察局当警官。这天晚上，恰恰是钟震先担任市警察局的总值班，朱将军电话打进去，要找警察局的最高长官，值班警官听出口气很硬，不敢怠慢，于是就请钟震先接电话了。

钟震先和朱将军交谈了几句，弄清报案者乃是自己当年的上司，不禁大惊，当即点兵点将，亲自率领着数名刑警火速赶往朱宅。

由于来的都是男刑警，受害人不便露面，于是就由朱将军亲自出面向钟震先一班人介绍案情。钟震先听完后，马上表态：“请老长官放心，我一定尽快把这个案子侦破，

把案犯拿下，绳之以法！”

“那就拜托了。”

朱将军按照当时的规矩，吩咐夫人拿出30元大洋作为赏金发给刑警。

钟震先当即作出安排：由他带队即刻前往天坛去勘查现场，同时往局里打电话，让速派人去把刑警大队惟一的一名女刑警从家中叫过来，单独向受害人了解案情。

钟震先一行在天坛找到了作案现场，当时的刑事侦察技术水平极为有限，所谓勘查现场无非就是在那里看一看案犯是否遗有什么物品，有无脚印或者其他什么痕迹，然后拍几张黑白照片就算完成了勘查。

等钟震先几个重新返回朱宅时，那个女刑警已经与朱霓芝进行了谈话，并且把谈话情况做成了笔录。钟震先看了看，对其中说到的两点引起了兴趣：一点是案犯自称是“美国商人”；另一点是那辆小吉普车。但是，女刑警的笔录中没有那辆小吉普的牌照号码。钟震先问了问，女刑警的脸红了，原来她并没有想到需要了解一下。于是重新去向朱霓芝打听，朱霓芝想了一会，说她没有留心牌照号码，好像末两位数字是“72”。

钟震先于是决定先查这辆小吉普。天明后，他派人去北平市警察局交警大队吊了牌照登记底卡，把所有末位数为“72”的牌照资料全部抄了下来。当时北平的汽车有限，小吉普更是不过几十辆，末位数字为“72”的小吉普就只有一辆，一看是“大得利商行”的。

钟震先问：“这‘大得利商行’是何方人士所开？”

在场的刑警谁也回答不上来，于是去打电话了解。一会儿，回音报过来了：那是一个韩国商人开的一家以经营

棉纱和纺织品为主的公司，据说那个韩国老板和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有点瓜葛。

钟震先东北军出身，心里记着“九·一八”，一提起日本就恼火，当下便说：“走，去那家商行看看，管他是韩国人日本人，只要与案子有关的，先他妈的逮进局子再说！”

于是，钟震先亲自出马，带了4名刑警前往“大得利商行”。那韩国老板从未和中国警察打过交道，见钟震先一行脸色凶狞，来者不善，不禁暗自吃惊，连忙殷勤招待，又是咖啡又是点心，还奉上了日本原罐香烟。钟震先等人咖啡不饮烟不抽，不怀好意地盯着对方问“贵公司有否汽车”。

韩国老板小心翼翼地回答：“有！有！”

“什么车？”

“是一辆日本的‘君代山’轿车。”

“车呢？”

“在后院停着呢。”

“看看去。”

到后院一看，果真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还是新的，却是挂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军用牌照的。

钟震先于是发问：“贵公司是日本军方办的？”

“不！不！这辆汽车是日本方面的朋友送的。”

“向警察局登记过吗？”

“没有，我们想已经有牌照了，也就不登记了。”

“你们原先在警察局登记过的那辆汽车呢？”

“哦，您是说那辆小吉普车？已经转让给‘费理登公司驻中国北方办事处’了，不过还没办过户手续。对不

起，我们疏忽了。”

刑警于是向对方了解“费理登公司”的情况，一听是美国人开的，心里便明白了几分，寻思此事多半的和美国人搭界的了。

一行人离开“大得利商行”后，钟震先说：“去两个会说英语的弟兄，以交警的名义向‘费理登’那里了解那辆吉普车和那个办事处的情况。”

两名刑警去了“费理登”，以交警名义了解那辆吉普车的过户问题。对方接待刑警的是一个胖胖的美国女人，她告诉刑警，那辆小吉普确实是从“大得利商行”转让的，因为见有牌照，就没有马上去警察局办理过户手续，现在愿意接受警察局的处罚。

刑警问：“那辆车呢，我们先看看。”

“哦，对不起，那辆汽车现在不在这里。”

“怎么的？”

对方解释道：“那辆汽车今天上午由我们主任开往唐山去办事了。”

“你们主任是谁？”

“他叫格瑞。”

刑警生怕打草惊蛇，没敢再打听下去，留下一纸罚款通知单，让对方在主任返回北平后，开了汽车去警察局验车交罚金带办过户手续。

刑警回到警察局，向钟震先一报告调查情况，钟震先马上疑到了格瑞头上：“你们打听那个主任的长相什么的情况吗？”

刑警说没敢打听，因为恐怕惊动了对方，但是，他们暗暗看了墙上挂着的办事处全体人员的照片，看清那个格

瑞是怎样一副模样。钟震先于是唤来女刑警，让她再去一趟朱宅，向受害人核实一下案犯的相貌。

核实的结果是：案犯模样基本与那个办事处主任格瑞一致。

几个刑警跃跃欲试，要去唐山抓格瑞。钟震先比较冷静，沉思了一会说：“逮虎容易纵虎难，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日本人不好惹，我们现在没有过得硬的证据，如果抓了他，他来一个矢口否认，我们恐怕得吃不了兜着走了，而且这个案子别想侦破了，所以还是小心为上。”

刑警便问那怎么办，钟震先说唐山得去，不过不是一定抓人，而是先让受害人去辨认，如果受害人辨认确凿的，那就来一个“就地传讯”，从传讯中找漏洞，最后迫使对方承认犯罪事实，到那时就可以下手逮人了。

钟震先考虑到这件事弄起来可能很大，恐怕手下的刑警届时镇不住阵脚，于是就决定亲自出马。这样的事情，当然还得请示警察局长。钟震先去向局座如此这般一汇报，局长表态说：只要证据确凿，那就动吧，至于动了以后下一步如何走，届时再看吧。

钟震先于是带了由警察局长亲自签署的“传讯证”、“查证”、“逮捕证”和手枪、手铐，带了3名得力刑警和受害人朱霓芝，5个人驾了一辆小吉普前往唐山。

当晚，钟震先一行抵达唐山，下榻于“立峰旅馆”。草草吃过晚饭，几个人就分头出去打听格瑞的下落。当晚没有打听到，但弄清了唐山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系的中外公司、洋行、商行的地址和经营项目。

次日，钟震先留在旅馆陪护朱霓芝，三个刑警则出门去探查格瑞的下落。中午时分，报来消息，格瑞在唐山北

门的“顺风药房”待着，现在已和药房老板到“和顺饭庄”吃午饭去了。

钟震先当机立断作出决定：立刻带朱霓芝去“和顺饭庄”辨认！

因为生怕惊动了格瑞，因此没有开吉普车过去，而是叫了两辆三轮车，一前一后前往“和顺饭庄”。到了那里，先行赶去的刑警迎上来向钟震先报告：格瑞在饭庄二楼吃饭，二楼只有一个楼梯，格瑞正好对着楼梯口坐着，如果朱霓芝上去，肯定会被他看见并且认出。

钟震先觉得头痛了，但吃刑警饭的头脑都活络得很，稍停便有了主意：“这样吧，我们上对面楼去辨认。去一个人到旅馆把望远镜拿过来，给朱小姐辨认。”

“和顺饭庄”对面是一排居民住家，住的都是当地一些小康人家。钟震先几人贸然登门，要求上楼去待片刻，人家自然不肯。钟震先出示了“派司”也还没用。这又不在北平，可以以“执行公务”的名义硬上，弄得火起作兴还要把对方带进局子去吓唬一下，但这是在唐山，属于人家的地盘，北平刑警不敢动硬耍粗，否则一旦闹起来惊动了对面饭店里的那主儿，就等于白来一趟唐山了。钟震先无奈之下，只好让一个刑警去前面拐弯路口去找执勤的那个交通警察，给他一看“派司”，说有公事烦请协办，如此这般一说，那警察一口答应帮忙。

那个年头，警察在平民百姓面前就是阎王，说出的话语等同于圣旨。那交警过来对那户住家一说，自是马上点头。不但让钟震先几个人内，而且还要沏茶奉烟，被钟震先阻住了。一行人上得楼去，那个回旅馆取望远镜的刑警也来了。朱霓芝举起望远镜只一看，一双手便颤抖起来，

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

“对！就是他！……就是他！！”

钟震先于是下令：“到对面饭庄楼上去，逮那主儿！”

临走时，钟震先掏出两枚“大头”给了住家，男主人大出意外，喜得眼睛没缝，正待开口道谢，几个人已经出门而去。

钟震先带了两个刑警进了“和顺饭店”，跑堂迎上来，点头哈腰正待招呼，钟震先已经一脸威严地低声道：“听着，你上楼去，对那个外国人说‘下面有人要找你说话，烦请你下去一趟’。”

“哎……不敢动问，先生您是……？”

“废话少说，赶快照办！”

跑堂不敢怠慢，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去。片刻，他下来了，摇头道：“先生，他不肯下楼，说有什么事要对他说的，不妨上楼去。”

钟震先冷笑道：“给他面子不要面子，那就上楼去吧。”

钟震先独自上楼，走到格瑞面前：“是格瑞先生吗？”

格瑞歪睨着这个貌不起眼的中国人，爱理不理地说：“你有什么事？哎，你是谁？”

“我是北平市警察局的刑警……”

格瑞面不改色：“刑警？刑警找我这个外国人干什么？”

钟震先还想顾全一下对方的面子：“是这样的，北平那里有桩事情，想向阁下了解一下，我们去楼下说吧。”

谁知格瑞根本不理睬钟震先的好意，把脸一沉道：“去去去！你们中国警察局的事，跟我这个美利坚合众国